

古文觀止卷之五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手錄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

司馬遷自謂也

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

五帝黃帝顓頊

遠也學者多稱五帝已久然尚書獨載堯以來

其可徵而信者

遠矣○鎖一句下即捷轉

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莫如尚書然其

所載獨有堯以來而不載黃帝顓頊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

譽則所徵者猶有藉于他書也○二轉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

雅馴

同紳先生難言之

訓也○百家雖言黃帝又涉于神怪

皆非典雅之訓故當世士大夫皆不

敢道則不可取以

孔子

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

為微也○三轉

不傳

我而儒者疑非聖人之言故不傳以為實則似未可全徵

而言也四轉余嘗西至空山問空峒山名黃帝北過涿鹿在媯州山側

有涿鹿城即黃帝堯舜之都東漸尖於海南浮江淮矣點東南西北與至長

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余身所涉歷見所

帝堯舜舊蹟與其風俗教化固有不同則總之不離古文者近

他書之言黃帝者亦或可徵也○五轉是古文尚書也大要以不肯尚書所載者為近于是然大予觀

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

見皆不虛備載則有五帝德等篇我觀國語其間發明二篇之

所發明章著而表見驗之風教固殊者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

時見於他兄尚書缺亡其間多矣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

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說也又豈可以指紳難言儒非好學深

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非好在疑信閒則當會其意

能擇取而淺見寡聞者固難為之言也九轉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應文不雅馴故著

為本紀書首余非止據尚書論次堯以下且并黃帝顓頊帝嚳而論次之于五帝德等書擇其言之尤雅者取之

則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結出一生作史之意

此為贊語之首古質與雅文簡意多轉折層曲往復回環其傳疑不敢自信之意絕不作一了結語乃贊語中

之尤超絕者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漢時儒者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

瞳子羽豈其苗裔異邪何興之暴也重瞳兩眸子苗裔後嗣也暴驟也○從興之暴想到

舜然舜羽非倫故又想到重瞳子史公論贊往往從閒處寫極有手神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去聲

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升數上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蠡起言多也

斯時相與爭天下者不可勝數而欲崛起然羽非有尺寸乘勢定霸蓋亦甚難○振數語逼入項羽有勢然

古文見上○卷五項羽本紀贊

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

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乘勢乘豪傑之勢也五諸侯齊

趙韓魏燕一段正寫其興之暴極贊項羽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

侯叛已難矣。背關背約不王高祖于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義帝楚懷王孫心項梁立以為楚懷王項羽

尊之為義帝後徙之長沙陰令人擊殺之江中一駁駁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

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

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二駁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

哉。三駁駁○前後與亡二字相照三年五年竝見興亡之速俱關鍵過矣謬哉喚應絕韻

一贊中五層轉折唱歎不窮而一紀之神清已盡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世楚項之際。時天下未定參錯變化曰初作難發

於陳涉一段虐戾滅秦自項氏一段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

同成於漢家神位也○三五年之間號令三嬪同自生民以來

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祖○三嬪謂陳涉項氏漢高昔虞夏之興

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考

於天則孟子所謂人歸天興也○一段湯武之玉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

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桀會孟津二

王舉武以見陽耳○二段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

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章顯大也○二段○俱反上

載句中以德若彼指四用力如此秦指蓋一統若斯之難也土三

有眼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有無尺土之封

墮壤怪名城銷鋒鏑鉏祖豪傑維萬世之安鉏誅也維計度

古文觀止卷五秦楚之際月表三

下即捷轉單寫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高祖起亭長合從宗討伐軼

於三代與豪傑并力攻秦鄉同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去驅

除難耳如前言一統之難高祖獨五年而成帝業蓋由秦無尺

所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無土不王蓋古語也高祖憤發

閭巷而成帝業安在其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

天哉高祖或乃傳之所謂大聖故不可以常非大聖孰能當此

受命而帝者乎天命而帝者乎○四層應受命二字作結

前三段一正後三段一反而歸功于漢以四層咏嘆無

者自得之最為深妙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

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同閼積曰曰閼明其等謂明其功之

計其任事之久閼經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同國以

永寧爰及苗裔異○帶衣帶也厲砥石也苗裔遠嗣也言使河

也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所謂靡不有

也自古已然然先為一歎○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余讀高

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察其始封與所以失侯者○

曰異哉所聞異哉所聞正反上一段言根本不固書曰協和萬

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萬國乃堯以前所封者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

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于有餘載自全以蕃同衛

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篤仁義奉上法是自全要者

然頃異哉所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

聞也三歎古文親上卷五高祖功臣侯年表

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之綴有十分是以大侯不過萬

家小者五六百戶之昔日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息蕃何

曹參絳勃灌嬰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信富厚如之今日盛子孫

驕溢忘其先淫作至太初武帝百年之間見侯五

者僅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毛矣因盛而衰固網亦少密焉

網也冷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仍歸到不能自全上

義奉上法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同少密之苛下篤仁義而奉

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兩句兩轉作兩層疊

軟居今之世漢志古之道夏商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居今志

古所以自鑑得失而時勢變遷亦不必今人盡同帝王者各殊

乎古一總便唯開為本朝誅滅功臣回護一番帝王者各殊

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魂平來帝王原各不同從

以成一代之功為綱紀豈可合而強同之乎觀所以得尊寵

此正是居今志古以漢與前代相提而論也

及所以廢辱

應察其首封所以失之二句

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

應

哉所聞句此則單指漢諸侯也五款

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

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結出所以作表

之意表者表明其事也

通篇全以慨歎作致而層層回互步步照顧節節頓挫如龍之一體鱗鬣爪甲而已而其中多少屈伸變化即

龍亦有不能自知者此所以為神妙也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

之景行大道也○

余讀孔氏書

遺書

想見其為人心嚮往之適魯觀

仲尼廟堂車服禮器

遺器

諸生以時習禮其家

遺教

余低回焉

之不能去云

心嚮往之○聖無能名又何容論贊史公只就其遺書遺器遺教以自言其嚮往之誠虛神宕濠最

行大見上

卷五孔子世家贊

五

為得

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後則已焉又借他人反形一筆

更透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

折中於夫子

所斷也中當也謂斷其至當之理

可謂至聖矣定

起手忽憑空極贊而後入孔氏既入事而又極贊以終之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也者所謂截海難言也

外戚世家序

史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繼體謂繼先帝之正體非獨守文謂守先帝之法度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曰外戚○總提一句夏

之興也以塗山

塗山國名禹娶塗山氏之女○受命

而桀之放也以妹喜

桀伐有施氏有施

氏以妹喜女為體

殷之興也以有妣

有妣國名帝嚳娶其女簡狄為大妃生契為殷始祖○受

命紂之殺也嬖妲己

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為妻○受命

周之興也以姜原及

大任

主○帝嚳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生而幽王之禽○受命

同也

淫於褒包以褒姒褒國之女姒姓也 繼體○序三段故易基

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離下嫁也 降虞書釐降二女于媯汭釐所居也

言先料理下嫁二女于媯水之內也 春秋譏不親迎去聲○春秋隱二年紀履緌

此何以書幾何譏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禮之用唯婚姻為

兢克即五經 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

與又補出樂 人能弘道六經 無如命何起下 甚哉如配匹之愛

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因命字起 既驩

同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子姓子孫也○指惠帝后薄 能成子姓

矣或不能要聲其終 姬王夫人李夫人栗 豈非命也哉結住命

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文以性命並言即孟子子命也有性焉之意

齊家治國王道大端故陳三代之得失歸本于六經而
反覆感歎以天命終焉全篇大旨已盡于此孔子罕稱
命一轉恐人盡委之于命而不知所勸成故特結出性
命之難知蓋欲人弘道以立命也此史公言外深意不
可不勝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不載則不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刪詩三百五篇今亡五篇刪書一百篇

典舜與大禹謨則虞夏之文可考而知也○伯夷將遜位讓於

堯有傳有詩所志在神農虞夏故先開間引起堯將遜位讓於

虞舜伯夷所重在讓國一節故先以堯讓天舜禹之閒岳牧咸

薦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乃言之於位典職數十年禹

皆典職事功用既興然後授政授政以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

天下若斯之難也即虞夏之文知堯舜禪讓之難而說者曰者

謂諸子弄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許由字武仲堯

焉乃逃隱于潁水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下隨務光殷湯讓

之陽箕山之上此何以稱焉堯舜讓位若斯之難則許由隨光之天下並不受而

凡篇中忽指太史公曰四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實有

字皆懸述其父談之言其人又引一許由隨光先為伯夷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

視貼幾合人不辨賓主神妙無比孔子是一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又請一吳太伯伯帶出伯夷

篇之主法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慨見何哉以由光義至

文辭不少略見則其人終屬有無之間未可據以為實孔子

又回映由光一筆餘繞襯貼文辭正照下伯夷有傳有詩孔子

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即以下

叔齊附傳余悲伯夷之意悲其兄弟相讓義者軼詩可異焉軼詩即

之詩也不入三百篇故云軼其詩有涉于怨其傳曰夷事蓋伯

夷先已伯夷叔齊孤竹國名孤竹君之二子也姓墨胎氏父欲立叔齊及

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

諫曰父死不葬安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

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序伯夷實

事平實簡釋蓋前後多此及哦且死作歌其辭曰應前登彼西

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我安適歸歟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悲憤落流利抑遂餓

死于首陽山詩興田此觀之怨邪非邪應前暗執詩可異句以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

絜絜同行如此而餓死就夷齊議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

淵為好學然回也居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

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膾人肝而備之暴戾恣睢謂恣行為

之貌睢怒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反借夷齊一若引出孫滿盜跖一一反一正以極

人照應作章法若至近世操行不軌事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

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

遇禍災者不可勝升數也又即近世人一反一王余甚惑焉

儒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雙結一句以極子曰道不同不相為

謀王設兩端開說此亦各從其志也裝一句作道故曰富貴如

行大見上余立伯夷列傳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

松柏之後凋兩節正應各從其志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又裝一句作於伯後周註脚挽上伯

夷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指操行不軌以下又以咏歎作一結而蹈以下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引孔子之言以賈子賈曰貪夫徇名又引孔子之言以賈子賈曰貪夫徇

財烈士徇名物以身從物曰徇死者死權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眾庶焉乎

生馮恃其生引賈子四句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

虎龍興致雲虎虜風烈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于時而人民皆爭先快觀引易經

五句聖人一句是主指孔子此兩節將伯夷孔子合說直貫至篇末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輿附驥尾而

子而名彰即所謂同類相求聖作而物覩也殷穴之士趨舍

有時若此類名埋因滅而不稱悲夫一篇反應沒世而民不稱聞